

农村父母手机干预方式问卷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

刘珂洁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1日

摘要

现有父母媒介干预测量工具多以城市青少年为被试开发, 难以适配农村家庭父母长期务工缺位、数字素养薄弱、隔代监护普遍等特殊现实约束下的特殊家庭环境, 缺少针对性量化工具。本研究以已有研究提出的父母媒介干预分类框架为理论参考, 开展深度本土化重构, 通过对66名农村高中生与家长的半结构化质性访谈挖掘农村特有教养场景, 独立提炼本土干预模式并扩充全新条目, 构建适配农村高中生的父母手机干预测量工具, 系统完成全套心理测量学检验。对829名农村高中生开展问卷调查, 将样本随机拆分: 样本1 (n = 415)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 样本2 (n = 414)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正式量表共24个条目, 析出放任、说理引导、限制控制、共同参与、放权、条件交换、借助第三方7个因子, 累计方差解释率63.52%; 验证性因子分析各项拟合指标达标($\chi^2/df = 2.06$, $CFI = 0.920$, $TLI = 0.904$, $RMSEA = 0.051$, $SRMR = 0.058$)。总量表Cronbach's $\alpha = 0.736$, 各维度平均方差萃取量介于0.380~0.653之间, 聚合效度、区分效度均满足测量学标准。相较于原有城市版本量表, 本研究基于乡村现实原创构建了放任、条件交换两大特色维度, 精准捕捉务工、务农背景下农村父母特殊监管行为, 量表七因子结构稳定可靠, 可作为评估农村高中生父母手机干预行为的标准化工具。

关键词

父母手机干预, 农村高中生, 问卷编制, 手机依赖

Development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Mobile Phone Intervention Approaches for Rural Parents

Kejie Liu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ly 24,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1, 2026

文章引用: 刘珂洁(2026). 农村父母手机干预方式问卷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 *心理学进展*, 16(9), 267-278.
DOI: 10.12677/ap.2026.169450

Abstract

Most existing parental mediation measurement tools have been developed with urban adolescents as participants, making them ill-suited to the unique constraints of rural family contexts—characterized by prolonged parental work-related absence, limited digital literacy, and prevalent grandparent-led caregiving—and there remains a notable lack of targeted quantitative instruments. Drawing on the parental mediation typology proposed in existing research a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this study conducted an in-depth localized reconstruction. Through semi-structure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66 ru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we identified distinctive rural parenting scenarios, independently derived indigenous mediation patterns, and developed new items to construct a parental mobile phone intervention instrument tailored to ru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followed by a comprehensive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A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to 829 ru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total sample was randomly split into two subsamples: Sample 1 ($n = 415$) for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and Sample 2 ($n = 414$)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final scale comprised 24 items loading onto seven factors: Laissez-Faire, Reasoning and Guidance, Restriction and Control, Co-Participation, Empowerment, Contingent Exchange, and Third-Party Mediation, with a cumulative variance explained of 63.52%. The CFA model demonstrated good fit across all indices ($\chi^2/df = 2.06$, $CFI = 0.920$, $TLI = 0.904$, $RMSEA = 0.051$, $SRMR = 0.058$). The overall scale Cronbach's α is 0.736, and the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across dimensions ranged from 0.380 to 0.653, with both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meeting psychometric standards. Compared with existing urban-based versions, this scale features two novel dimensions—Laissez-Faire and Contingent Exchange—grounded in the rural realities of labor 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livelihoods, which precisely capture the distinctive regulatory behaviors of rural parents under these specific constraints. The seven-factor structure of the scale is stable and reliable, establishing it as a standardized instrument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assess parental mobile phone intervention behaviors among ru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Parental Mobile Intervention, Rural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在为青少年学习与社交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青少年手机过度使用及手机依赖问题成为家庭教育与校园治理的突出难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共青团中央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2%¹，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并且过去5年来手机一直是未成年人最主要的上网设备；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与城镇普及率基本持平，2022年我国城镇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97.5%²，农村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也达到96.5%，表明城乡未成年人硬件层面的数字鸿沟已近乎消弭(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然而，网络接入的均等化并未同步带来媒介素养教育的配套跟进，农村高中生手机

¹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22083.htm

²<https://m.huanqiu.com/article/4FxKkAUly4q>

依赖问题持续凸显。实证研究证实,农村青少年长时间上网会通过时间挤压与健康损耗双重路径损害学业表现,上网时长与学业成绩呈倒U型关系,日均1小时为风险临界值(张皓乙等, 2023);戴艳艳(2025)进一步指出,长期娱乐化网络使用会造成认知能力弱化、现实社交退缩与价值认知偏差等多重发展问题。与此同时,父母低头行为(张红霞等, 2024)以及父母冲突(丁倩等, 2022)等消极家庭互动模式均能够正向预测农村高中生手机依赖程度,这表明家庭媒介环境是缓解青少年数字成瘾的核心抓手。上述研究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在关注青少年手机使用问题时,家庭层面的干预机制不可忽视。

那么,父母如何通过具体的干预行为影响子女的手机使用,这正是父母媒介干预研究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所谓父母媒介干预,指父母通过社会性沟通、技术管控等直接或间接策略,对子女的媒介使用时长及内容开展监督、约束与正向引导(曾秀芹, 刘旭阳, 2024)。早期媒介干预研究以电视媒介为对象,西方学界将家长干预策略划分为限制型、积极引导型与共同使用型三类(Valkenburg et al., 1999)。伴随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数字媒介干预的分类框架持续拓展:Livingstone 和 Helsper (2008)将其细化为积极共赏、技术限制、社交约束与行为监控四类;Nikken 和 Jansz (2006)进一步扩充为积极调解、共同使用、通用时长限制、内容限制与行为监督五类,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西方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基于本土家庭场景开展了量表的本土化开发。曾秀芹和刘旭阳(2024)整合质性与量化研究,归纳出监控、主动介入、第三方委托、沟通劝解、惩罚约束、情感施压、协同使用、示范引导、自主放权与消极拖延共10类父母媒介干预策略,并编制了信效度合格的标准化量表;该研究进一步将10类策略归为自主-积极、控制-积极、控制-限制与自主-限制四大高阶维度,验证了分层模型的适配性,为国内媒介干预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工具。

不过,上述量表的开发与验证主要依托城市样本展开,其结构与条目能否有效反映农村家庭的干预实践,仍是一个有待检验的问题。事实上,城乡家庭在媒介教养环境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干预策略的使用频率上,更深刻地嵌入在家庭的社会结构与资源条件之中。张箴(2023)的城乡对比实证显示,城市父母更频繁采用积极引导与亲子共玩类干预策略,与农村父母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而两类家庭使用硬性限制策略的频率无显著区别;在干预效果反馈方面,城市父母更容易获得子女接纳与配合的正向反馈,农村父母则常遭遇子女抵触与反叛等负面结果,不同的家长干预行为导致了不同的干预效果,这与家长自身原因有关,徐冠群和朱姗(2022)认为,城乡家长对数字媒介的功能认知及自身媒介素养存在分层,这直接导致儿童上网时长、内容偏好与媒介实践模式的截然不同。黎藜和刘滔(2023)针对农村父母的深度访谈也发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家长具备媒介反思意识,能够组合多元干预手段;低学历家长则普遍片面判定手机有害,干预手段单一,多依赖强制限制。

进一步来看,农村家庭父母媒介干预模式的独特性并非仅仅源于观念差异,而是根植于多重现实的结构性约束。首先,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常态化,父母在时空维度上难以开展持续性与常态化的手机监管。针对农村留守小学生的民族志调研显示,家长常因媒介认知匮乏、自身示范失范与数字素养不足而出现干预失效(雷朋, 2024)。其次,农村父母整体受教育水平与数字媒介能力偏低,缺乏实施积极引导类干预的知识储备与操作信心。此外,农村隔代抚养现象普遍,父母常委托祖辈或教师代为监管子女的手机使用,由此衍生出城市家庭中较少见的第三方干预模式。尽管困难重重,但部分研究已经提示了可行的干预方向。缙赫(2025)针对农村学前儿童的调研发现,家长媒介干预策略与子女心理发展风险显著相关,高频率的共同使用能够降低儿童发展迟缓的概率。这一发现暗示,即便在资源受限的农村家庭中,父母仍然可以通过“共同参与”这一相对低门槛的方式,对子女的数字媒介使用产生积极影响,这一思路对农村高中生群体同样具有参照价值。

上述研究虽然为理解农村家庭的媒介干预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其对象多聚焦于低龄儿童,缺少面向高中生的专项探讨;同时,现有城市导向的量表未能纳入务工缺位、隔代托管与家长数字能力不足等农

村特有场景,存在内容覆盖不全与维度缺失的问题,难以精准捕捉农村父母真实的干预行为。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明显局限:第一,主流父母媒介干预量表大多基于城市青少年样本开发,其结构与条目在农村高中场景下的适配性缺乏系统检验;第二,农村父母特有的手机干预行为维度很少被系统提炼与量化验证;第三,当前专门面向农村高中生群体、且贴合农村家庭现实的本土化测量工具较少。针对上述研究空白,本研究以曾秀芹、刘旭阳(2024)构建的父母媒介干预分类框架为基础开展深度本土化重构,结合农村高中生与家长半结构化访谈资料原创新增本土维度与对应条目,编制适配农村高中生群体的父母手机干预量表,并开展完整成套心理测量学检验。本研究设定三项核心目标:(1)基于农村高中生访谈素材,对与城市量表重合的基础干预条目完成视角转换与乡村情境改写,实现工具本土化适配;(2)依托实地质性访谈,提炼城市量表未涵盖的农村特有干预模式,独立开发全新条目与专属维度;(3)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检验、聚合与区分效度检验等多种统计方法,全面、严谨评估量表测量性能。本研究编制的标准化量表能够弥补农村青少年媒介干预领域专用测量工具缺失的现状,同时为后续农村家庭数字教养调研、面向农村家长的手机使用干预指导方案开发提供可靠量化支撑。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访谈对象采用目的性取样,选取某省R县一所农村普通高中的学生及家长作为访谈对象。纳入标准为:(1)学生及其家长均为农村户籍;(2)学生目前在农村高中正常就读;(3)学生配备并使用智能手机。最终共访谈66名对象,其中学生36名,家长30名。

父母手机干预初始问卷施测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该县两所农村普通高中高一、高二、高三年级学生作为问卷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为:(1)学生具有农村户籍;(2)目前在校就读且拥有智能手机;(3)自愿同意参与研究。共发放问卷932份,回收有效问卷829份(有效率88.95%)。有效样本中,男生334人(40.3%),女生495人(59.7%);高一年级377人(45.5%),高二年级317人(38.2%),高三年级135人(16.3%)。被试年龄范围为16~18岁。将有效样本($n = 829$)采用随机分半法拆分为两个子样本:样本1($n = 415$)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样本2($n = 414$)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两样本在性别($\chi^2 = 0.206, p = 0.650$)和年级($\chi^2 = 4.410, p = 0.110$)上均无显著差异,表明随机分半有效。

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且知情同意,且问卷为匿名问卷。

2.2. 研究工具

2.2.1.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学生版访谈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你的父母是否会限制或管理你的手机使用?他们通常怎么做?你身边的朋友是否也有手机依赖问题?他们的父母怎么管理?

家长版访谈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您通常如何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这些方法是您自己决定的,还是与孩子商量过的?手机问题是否影响您与孩子的关系?您认为目前的干预方法有效吗?

访谈采用开放式提问,研究者根据受访者回答进行适当追问,每次访谈时长约20~30分钟。

2.2.2. 农村父母手机干预方式初始问卷

本研究依托曾秀芹、刘旭阳(2024)提出的父母媒介干预分类框架开展本土化重构。研究首先面向农村高中生与家长开展半结构化访谈,对66份访谈转录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全面梳理乡村家庭中各类手机干预行为。编码结果显示,访谈中出现的部分基础干预行为与曾秀芹等编制量表中的行为类别一致,因此选取适配农村场景的对应条目加以调整,并统一将原量表家长自评视角(“我……”)转换为青少年感

知视角(“父母会……”)。除此之外,访谈还提炼出放任、条件交换等原有量表未涵盖的、乡村独有的干预模式,独立生成配套测量条目。整合改写条目与访谈原创条目,剔除语义重复题项,同时结合农村学生日常口语优化措辞调整表述,降低理解门槛。最终形成包含 38 道题目的初始量表。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 = 从不, 2 = 偶尔, 3 = 有时, 4 = 经常, 5 = 总是), 维度得分越高, 表示父母越频繁采用该类干预方式。

2.3.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为问卷编制与信效度检验的横断研究设计, 遵循心理测量学中量表修订的标准程序(DeVellis, 2017)。具体流程如下:

第一阶段: 理论维度构建与条目池形成。确定父母干预方式的操作性定义及形成初始条目池。

第二阶段: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使用样本 1 ($n = 415$)对初始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 结合特征值 > 1 准则和碎石图确定因子数目, 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 删除因子载荷 < 0.50 或存在跨因子载荷的条目。

第三阶段: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与信效度检验。使用样本 2 ($n = 414$)对 EFA 确定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 R 语言的 lavaan 包(Rosseel, 2012)进行模型估计, 通过模型拟合指数评价模型与数据的适配程度。同时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聚合效度、区分效度。

3. 结果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检验

采用样本 1 ($n = 415$)对初始 38 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进行适用性检验, 结果显示 $KMO = 0.794$, Bartlett 球形检验 $\chi^2 = 3287.309$, $df = 276$, $p < 0.001$, 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 以特征值 > 1 为准则, 结合碎石图判断, 共提取 7 个因子, 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63.52%。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 删除因子载荷低于 0.50 或存在跨因子载荷的条目。经逐轮筛选, 共删除 14 个条目, 最终保留 24 个条目, 形成 7 因子结构。各条目的因子载荷范围为 0.577~0.850, 所有条目在对应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 0.5。

最后, 对 7 因子进行可靠性分析, 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36, 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0.577~0.868 之间, 结果如表 1 所示。第七个因子(0.577)偏低, 主要与该因子仅有 2 个条目有关, 此外其他因子均在 0.669 以上, 考虑到本研究属于探索性量表编制, 且各因子条目数较少, 整体信度尚在可接受范围内。

Table 1.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rural parental intervention scale

表 1. 农村父母干预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

	1	2	3	4	5	6	7
No.01	0.800						
No.02	0.783						
No.03	0.768						
No.04	0.677						
No.05	0.577						
No.06		0.850					

续表

No.07	0.828						
No.08	0.780						
No.09		0.720					
No.10		0.683					
No.11		0.626					
No.12		0.580					
No.13		0.577					
No.14			0.833				
No.15			0.811				
No.16			0.721				
No.17				0.829			
No.18				0.799			
No.19				0.677			
No.20					0.810		
No.21					0.758		
No.22					0.585		
No.23						0.803	
No.24						0.756	
Cronbach α	0.783	0.868	0.710	0.742	0.669	0.698	0.577

3.2. 农村父母手机干预量表的维度(因子)命名

根据 7 个因子的题项含义，分别将其命名为放任、说理引导、限制控制、共同参与、放权、条件交换、借助第三方。具体概念内涵见表 2。

Table 2. Dimension (Factor) naming of the rural parental mobile phone intervention scale

表 2. 农村父母手机干预量表的维度(因子)命名

干预策略	概念
放任	因客观限制或主观态度，对手机使用缺乏主动监管。
说理引导	通过讲道理、情感说服引导孩子少玩手机。
限制控制	通过强制或剥夺等手段直接限制手机使用。
共同参与	与孩子共同使用或围绕手机/网络展开活动。
放权	主动将手机管理权下放给孩子自主行使。
条件交换	以手机使用作为奖励或交换条件。
借助第三方	委托老师或祖辈等他人代为监管。

3.3. 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效度检验

采用样本 2 (n = 414)对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 7 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数为： $\chi^2/df = 2.06$ ($\chi^2 = 406.074$, $df = 231$), $CFI = 0.920$, $TLI = 0.904$, $RMSEA = 0.051$ (90% CI: 0.044~0.057), $SRMR = 0.058$ 。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良好或可接受水平, 表明该 7 因子结构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7 个因子的组合信度值除“借助第三方”(0.547)外均介于 0.69~0.86 之间, 表面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各因子的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值介于 0.380~0.653 之间, 均超过 Fornell & Larcker 建议的 0.36 可接受水平, 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接着对比相关系数与其 AVE 的平方根, 结果见表 3, 各因子的 AVE 平方根均高于各因子间的相关系数, 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factors and square roots of AVE
表 3. 各因子相关系数及 AVE 平方根

	1	2	3	4	5	6	7
1) 放任	0.637						
2) 说理引导	-0.353	0.808					
3) 限制控制	-0.111	0.547	0.665				
4) 共同参与	0.024	-0.009	-0.108	0.690			
5) 条件交换	0.136	0.308	0.391	0.281	0.647		
6) 放权	0.313	-0.285	-0.396	0.194	-0.088	0.699	
7) 借助第三方	-0.176	0.530	0.558	0.118	0.322	-0.162	0.616

注：对角线加粗数值为 AVE 的平方根，非对角线数值为因子间 Pearson 相关系数。

4. 讨论

4.1. 问卷结构与维度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 7 个因子, 分别命名为: 放任、说理引导、限制控制、共同参与、放权、条件交换和借助第三方。本量表保留了已有城市研究中具备普适性的说理引导、限制控制、共同参与等干预策略, 同时新增放任、条件交换等贴合农村现实场景的特色维度, 完善了本土农村家庭媒介干预的维度体系。值得注意的是, 本问卷纳入了一批反映农村父母实际干预情境的条目。例如, “父母因为太忙(农忙/打工), 顾不上管我玩手机”和“父母不太懂手机, 我玩什么他们也看不懂, 干脆不管”指向农村家庭中父母时间缺位和数字素养不足两个客观现实, 这类放任并非城市情境中父母“主动选择”的宽松教养方式, 而是由客观条件驱动的无奈之举; “条件交换”维度则反映了农村家庭中一种独特的教养逻辑, 手机使用被工具化为“干农活换时间”“成绩好就多玩”的交换筹码, 这是农村家庭生活生产生活方式在数字教养领域的直接投射; “借助第三方”维度揭示了农村父母因时空缺位而委托老师或祖辈代为监管的典型策略, 这一维度在曾秀芹和刘旭阳(2024)的城市样本研究中同样存在, 但在本研究中其具体表现形式集中于老师和祖辈两个渠道, 具有农村特色, 城市父母的“借助第三方”还可能涉及同事、朋友、孩子同辈等更多元的社会网络。以上发现共同揭示了城乡家庭媒介教养环境的深层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干预策略的频率”上, 更体现在“干预策略得以实施的社会条件”上。城市父母拥有更高的数

字素养、更充裕的亲子共处时间,因而能够实施更多样化的干预策略;农村父母则受制于务工压力、农忙和自身媒介能力,其干预行为更多地表现为“缺位”“妥协”和“委托”。这一发现呼应了张箬(2023)和徐冠群、朱姗(2022)关于城乡媒介干预差异的实证结论,并将差异的讨论从“行为频率”层面推进到了“行为结构”层面,城乡差异不仅是“多少”的问题,更是“有没有”和“是什么”的问题。

进一步对比本研究的七因子结构与曾秀芹和刘旭阳(2024)基于城市样本归纳的十因子结构,二者既有传承又有差异。在传承方面,本量表的“说理引导”对应曾秀芹框架中的“劝解”;“共同参与”对应“积极的共用”;“放权”对应“自主管理”;“借助第三方”直接对应。这些维度的跨样本稳定呈现,说明无论城乡,父母都会使用这些基本的干预策略,它们构成了父母媒介干预的“核心策略集”。在差异方面,曾秀芹框架中的“示范”“情感绑架”“主动介入”等维度在本研究中未能体现,这一差异可能反映了城乡家庭在媒介教养条件上的深层不同,比如“示范”需要父母自身具备良好的媒介使用习惯和充足的亲子共处时间,这在务工缺位的农村家庭中难以实现;“情感绑架”作为一种精细化的情感操控策略,可能对父母的情感表达能力有较高要求,而农村父母更倾向于直接、简单的干预方式;“主动介入”则可能超出了农村父母数字素养的能力范围。这些维度的“消失”可能并非测量工具的缺陷,而是农村家庭媒介教养现实的结构映射,不是农村父母“不用”这些策略,而是他们“用不了”或“不知如何用”。

4.2. 问卷的心理测量学属性

在信度方面,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36,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0.577~0.868 之间。其中,“说理引导”(0.868)达到良好水平;“放任”(0.783)、“限制控制”(0.710)、“共同参与”(0.742)达到可接受水平;“放权”(0.698)和“条件交换”(0.669)接近 0.70 的可接受标准;“借助第三方”(0.577)偏低,条目数量有限且条目间情境差异较大是其可能原因。其一从条目数量上来看,在条目数量较少时,信度系数本身会偏低(Cortina, 1993)。其二从条目内容上来看,“借助第三方”维度包含两个条目:“老师帮忙管”和“爷爷奶奶帮忙管”。表面上看,二者同属“委托他人监管”的范畴,但对农村高中生而言,这两种求助对象的性质可能存在重要差异。老师代表学校场景中的权威监管,其干预通常与学业表现、课堂纪律相关联;而爷爷奶奶代表家庭场景中的替代监护,其干预往往与日常照料、生活约束相关联。二者在干预场景、权威来源和执行方式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学生在回答时对两个条目的感受并不一致,从而降低了该维度的内部一致性。Raykov (1998)的研究也指出类似情况下 α 系数可能低估构念的真实信度。同类量表编制研究中也存在该现象,例如吴依玲等(2019)在修订网络使用父母干预问卷时,“陪伴”维度在学生版和家长版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63 和 0.58,作者仍依据其理论价值予以保留。因此,“借助第三方”信度偏低可能反映了该维度内涵本身的复杂性,而非量表质量的根本缺陷。结合本研究良好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结果,本维度仍具备独立理论价值。

在效度方面,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聚合效度方面,各因子 AVE 值均达到 Fornell 和 Larcker (1981)建议的可接受标准,表明同一因子内的条目较好地聚合在一起。区分效度方面,各因子 AVE 的平方根均高于其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表明各维度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度。综合信效度证据,该问卷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属性,能够有效区分不同类型的父母干预方式。

4.3. 研究意义

4.3.1. 理论意义

第一,拓展了父母干预研究的群体覆盖面。本研究基于农村高中生样本,编制并验证了一份适用于农村情境的父母干预方式问卷,回应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所导致的农村缺位问题。第二,丰

富了父母干预行为的维度结构。本问卷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发现了反映农村家庭教养特征的条目，并验证了其结构的有效性。特别是“放任”维度的提取，揭示了农村父母因外出务工、农忙劳作和数字素养不足而“管不了”或“不知如何管”的现实困境，这与城市情境中父母“主动选择”的教养方式在逻辑上存在本质区别。

4.3.2. 实践意义

本问卷可作为农村中小学和基层家庭教育工作的筛查诊断工具，帮助快速识别不同家庭的手机干预模式与潜在风险。例如，“放任”维度得分高的家庭多存在父母监管缺位问题，学校可针对性开展家校协同监护指导；“限制控制”维度得分高的家庭，可引导家长减少单一强制管控，融入说理、亲子共玩等温和干预策略。此外，问卷揭示的农村父母干预行为中的薄弱环节，如因务工导致的监管缺位、因数字鸿沟导致的无从下手等等，可为后续农村家庭教育指导和政策制定提供方向依据。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样本来源与地区代表性。本研究的样本仅来自某省两所农村高中，地区覆盖范围有限。农村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留守比例、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本研究结论能否推广至其他省份的农村地区，尚需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在更广泛的农村地区(如中西部、东部沿海农村)进行跨区域取样，检验量表的跨区域稳定性。

第二，横断面设计与因果推断。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所有数据在同一时间点收集，未能考察父母干预方式的发展变化轨迹及其与手机依赖的动态关系。例如，横断面数据无法回答“是父母干预导致依赖，还是孩子依赖导致父母干预”这一方向性问题。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考察父母干预方式的稳定性及其对青少年发展的跨时间影响。

第三，所有数据均来自学生自我报告。尽管学生是父母干预行为的直接体验者，是测量父母干预方式的合适信息源，但单一信息来源可能产生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et al., 2003)。本研究在程序上采用匿名填答、指导语强调真实作答等控制措施，但未来研究可考虑纳入父母自评、教师评价等多源数据，以验证量表的跨信息源一致性。

第四，部分维度的测量学属性仍有提升空间。“借助第三方”因子信度系数低于理想标准。如上文所述，这可能与该维度只有两个条目以及“老师”和“爷爷奶奶”在干预场景和权威来源上的差异有关。这一发现提示，在未来的量表修订中，可能需要考虑将“借助第三方”拆分为更具体的子维度，例如区分为“借助学校力量”(老师、班主任)和“借助家庭力量”(爷爷奶奶、其他亲属)，或者增加能够反映“委托他人监管”这一共同构念的更多条目，以提升该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尽管存在上述不足，“借助第三方”的 AVE (0.380)达到了 Fornell 和 Larcker (1981)建议的可接受标准，且区分效度检验通过，表明其在统计上仍具有独立的构念效度。考虑到该维度反映了农村父母在时空缺位时委托他人监管手机的独特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研究予以保留，但对其结果的解释将保持谨慎。未来研究可在增加条目数量、细化条目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该维度的信效度。

第五，本研究未对农村不同类型家庭，如留守家庭与非留守家庭、双亲家庭与单亲家庭等进行分组比较。考虑到留守家庭中父母干预的时空受限特征尤为突出，不同家庭结构下同一干预方式的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在扩大样本的基础上，进行多组比较分析，考察量表在不同家庭类型中的测量不变性。

5. 结论

本研究编制的农村父母干预方式问卷包含 7 个维度、24 个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 7 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63.52%；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模型拟合良好($CFI = 0.920$, $TLI = 0.904$, $RMSEA = 0.051$,

SRMR=0.058)。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36, 各维度 AVE 值介于 0.380~0.653 之间, 区分效度与效标关联效度均达到可接受水平。该问卷信效度良好, 可以作为评估农村父母干预方式的有效工具。未来研究可在扩大样本范围、优化条目质量、纳入多源数据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 曾秀芹, 刘旭阳(2024). 自主支持抑或控制限制: 数智时代青少年父母媒介干预策略及其高阶模型的验证.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46(6), 128-138.
- 戴艳艳(2025). 困在屏幕里的乡村少年: 网络成瘾的根源与破解之道. *心理学进展*, 15(6), 137-144.
- 丁倩, 罗星雨, 黄璐, 张永欣(2022). 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影响: 基于溢出假说和情绪安全感理论.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0(3), 653-657.
-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 第 5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缙赫(2025). 农村学前儿童数字媒介使用与社会情感发展的关系研究. *全球传媒学刊*, 12(2), 148-170.
- 雷朋(2024). 流动性实践: 乡村留守儿童手机使用和家長干预图景——基于赣西地区 T 镇的民族志考察. *少年儿童研究*, (1), 63-69+13.
- 黎藜, 刘滔(2023). 父母干预与农村中小学生的智能手机使用——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影响因素研究. *少年儿童研究*, (2), 15-24.
- 吴依冷, 沈熙, 苏彦捷(2019). 网络使用父母干预方式问卷的修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4), 680-684.
- 徐冠群, 朱姗(2022). 数字时代家庭媒介生态与儿童媒介实践关系——基于鲁中地区 W 城与 Z 乡的对比研究. *当代青年研究*, (3), 75-83.
- 张皓乙, 胡南燕, 宁满秀(2023). 农村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时间对学业表现的影响——基于父母教养方式的调节效应. *农业技术经济*, (9), 70-85.
- 张红霞, 刘勤学, 王宇(2024). 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40(2), 263-271.
- 张箴(2023). 数字时代城乡儿童父母的媒介干预比较研究——以鲁中地区 J 城和 Q 乡两地为例. *少年儿童研究*, (3), 47-55.
- Cortina, J. M. (1993). What Is Coefficient Alpha? An Examination of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8, 98-104.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78.1.98>
- DeVellis, R. F. (2017). *Sca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4th ed.). Sage Publications.
-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 39-50. <https://doi.org/10.1177/002224378101800104>
- Livingstone, S., & Helsper, E. J. (2008).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Internet Us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2, 581-599. <https://doi.org/10.1080/08838150802437396>
- Nikken, P., & Jansz, J. (2006).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Videogame Playing: A Comparison of the Reports by Parents and Children.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31, 181-202. <https://doi.org/10.1080/17439880600756803>
-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 879-903.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88.5.879>
- Raykov, T. (1998). Coefficient Alpha and Composite Reliability with Interrelated Nonhomogeneous Items.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2, 375-385. <https://doi.org/10.1177/014662169802200407>
- Rosseel, Y. (2012). Lavaan: An R Package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48, 1-36. <https://doi.org/10.18637/jss.v048.i02>
- Valkenburg, P. M., Krcmar, M., Peeters, A. L., & Marseille, N. M. (1999). Developing a Scale to Assess Three Styles of Television Mediation: "Instructive Mediation", "Restrictive Mediation", and "Social Co-Viewing".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3, 52-66. <https://doi.org/10.1080/08838159909364474>

附 录

农村父母手机干预方式问卷

指导语：下面描述了一些父母管理孩子玩手机的方式。请你回想一下你的父母平时是怎么做的，1 = 从不，2 = 偶尔，3 = 有时，4 = 经常，5 = 总是根据真实情况，在相应的选项上打“√”。

因子 1：放任

因客观限制或主观态度，对手机使用缺乏主动监管。

- 1) 我哭闹或发脾气时，父母会心软让我继续玩
- 2) 父母因为太忙(农忙/打工)，顾不上管我玩手机
- 3) 父母不太懂手机，我玩什么他们也看不懂，干脆不管
- 4) 父母觉得我只要不出去惹事，玩手机就玩吧
- 5) 父母觉得别人家其他孩子都玩手机，没什么大不了

因子 2：说理引导

通过讲道理、情感说服引导孩子少玩手机。

- 6) 父母会劝我少玩手机
- 7) 父母会告诉我玩手机的危害(如伤眼睛、影响学习)
- 8) 我玩手机时，父母会给我讲道理

因子 3：限制控制

通过强制或剥夺等手段直接限制手机使用。

- 9) 我不听劝一直玩手机，父母会直接没收我的手机或充电器(或藏起来)
- 10) 父母会因为我一直玩手机而惩罚我(如骂我、打我、扣我的零花钱等)
- 11) 我想玩手机时，父母会拖着不给
- 12) 我想买手机时，父母会尽量拖延
- 13) 父母会骗我说“手机没电了”或“没网了”，让我别玩

因子 4：共同参与

与孩子共同使用或围绕手机/网络展开活动。

- 14) 父母陪我一起玩手机(刷视频、玩游戏等等)
- 15) 父母和我一起解决我上网时遇到的问题
- 16) 父母向我请教网络信息以增进和我的交流

因子 5：放权

主动将手机管理权下放给孩子自主行使。

- 17) 父母让我自己管自己的手机使用
- 18) 父母让我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玩、玩多久
- 19) 父母不干涉我拿手机用来干什么

因子 6：条件交换

以手机使用作为奖励或交换条件。

- 20) 我考试成绩好，父母会让我多玩一会儿手机
- 21) 我帮忙干农活或做家务，可以换手机时间
- 22) 父母会说“表现好、听话，就不收你手机”

因子 7：借助第三方

委托老师或祖辈等他人代为监管。

23) 父母会让老师帮忙管我玩手机

24) 父母会让爷爷奶奶帮忙管我玩手机